焦氏類林

焦氏類林卷之六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術解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果乘舟而至 衝波傳

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是非守宮即

蜥蜴上曰善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曼倩別傳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曰何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論衡

焦延壽字子贛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

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黄贛常曰得我道以亾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房對受學於故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畢

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變至於六十四也

安定嵩眞明算術成帝時人眞嘗筭其年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筭時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旨今果校一日眞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閒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

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以論衡

張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周騰字叔達為御史極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 豫章列士傳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益部耆舊

眭固字白菟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字白菟菟見犬必驚不宜屯此固不從司空曰兎入犬城且當取遂進軍擊平之 漢獻春秋

管輅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閒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其故答曰吾額上無主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天有常數不可得諱

孫遂員、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陳亾之年淮流實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盡矣、

晉武帝毋李太后𥳑文時執役宮中𥳑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既為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腫而崩、

晉廢韋叟善相桓玄使視宋武帝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

用爲司馬至是叟詰帝曰成王不負桐圭之約君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可希領軍司馬願得領軍佐

北齊神武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齊文襄遊東山有雲起恐雨使綦遇剝李業興云艮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吳遵世云坤爲地土制水故知無雨須臾雲散各受賞罰

徐熙好黃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留一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内子秋夫孫道度叔嚮曾孫文伯嗣伯並以醫貴顯云張太素齊書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既起二年果卒

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楊元愼元愼曰卿執羔

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令伯除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雖令與侯小乖令令百里即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着　洛陽伽藍記

崔浩作魏歷示高允允疑其金水二星不當背日而行浩曰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詳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游雅曰高允陽源之術也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琡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

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爲幽州乎未期而受

後魏書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之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早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族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户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宫聲往而不返宫君也帝果死

江都

萬寶常妙達鍾律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撰六樂譜四十卷寶常嘗聽太常樂泫然而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時方全盛聞者皆不謂然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贍遺飢餒將死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王早與客清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兩馬一赤一白從西南來至即取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鄰里辭別乃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果至即從上馬詣太武

行宮時涼州未克也、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固不可校此殆妄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達嘗過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爾遂出酒酣飲

李寬爲常侍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何如曰振其

面部所無者三一無子無宅無冢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棄舟歸舟破骨沉（金華子）

張冑玄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慜楚上言曰漢洛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八百年差一日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有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由是漸見親用冑玄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超古獨異者七事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

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

唐高宗調露中章懷太子賢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柏人李嗣眞謂劉槩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且聲多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又嘗曰隋樂府有堂堂曲言唐再受命也比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難作不久矣

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答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鼻

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唐定命錄

魏元忠謁張憬藏張待之甚薄問通塞不答公怒拂衣去張遽曰公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廣異記

吳殷文圭舉進士途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綠眉拳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舉不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寧中擢第元國志

石晉趙瑩家有檽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瑩出將入相北夢瑣言

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綦毋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子即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館編脩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會曰六壬遁甲俱無重貴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母謂某生時方臥草錢文穆王詣臨安至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浣浴襁褓徘徊方去 野錄

景德中司天史序奏今年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赦天下進序一官　湘山野錄

帝問紇石烈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赤色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赤色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　金史

書法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頒時令（雞跖集）

濕水徑大翮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與阜共秀疏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隷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眞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邁化爲大烏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三翮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水經注）

尚書徵召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以防矯詐（摯虞決疑）

敬王瘫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范曄漢書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覩者以雠酒討錢足以滅之

崔瑗子玉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表異評其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　張懷瓘書斷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

暇草書人謂爲草聖芝之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
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
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
此杌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
趙有餘書斷
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創
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
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書斷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筆
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

得之骨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鍾繇書法

鍾繇弟子宋翼毎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索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飄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亹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

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
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偃
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玄
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鼯相奔趣陵魚奮尾駭龍反
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
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垂百世
之殊觀著絕勢於紈素 索靖傳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
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下馬坐觀因宿其
下三日乃去

衛夫人曰學者書字先執筆眞書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意前書後者勝意後書前者敗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筆陣圖

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遥篇孤鶴賦迹遠趣高有抱

素拔俗之象畫象贊洛神賦與姿儀雅麗有若莊嚴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 忠令論書

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喛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 孫過庭書譜

王羲之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 孫過庭書譜

右軍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

庾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亾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袁裒曰右軍用筆內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曰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暧斐亹極有好勢右軍見而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直 書苑

獻之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合窮偽畧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烟煬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一家之法雖殊而子敬最爲遒拔矣 張懷瓘書斷

羊欣父不疑爲烏程縣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爲吳興守甚知愛之嘗夏日入縣欣著新練裙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 沈約云羊欣元尤長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諺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

府舍人此職本用吳人欣意貌恬然不以卑高見色

吳之善書者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抱朴子

齊高素善書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

周顒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

玄圃茅齋壁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換之顒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梁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於塵上學爲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

蕭子雲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曰筆力駿勁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餘步拜行

而前子雲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陳蕭引爲金部侍郎善書宣帝指引署名曰此字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

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眞永草 法書要錄

褚遂良一日問虞世南其書何如永師虞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若爾其何得更留意於此虞曰若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

可貴尚稽首而退

趙彥深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

米元章臨智永千文字形絕不類岳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翺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又爲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祖裼不浼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杭屏效米元章筆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師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illegible]志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横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固曰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神怡務閒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 孫過庭書譜

巧藝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

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帝王世紀

公輸般欲以高雲梯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墨子

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 說山訓

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

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射中之帝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焉 漢明起居注

魏舒爲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値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 王隱晉書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

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觀者咸服其妙堅時年六十餘矣 燕書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矣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蒙賞美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甚矣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斃 鋧音簡

沈蔚宗曰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

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世稱柳士隆雙鎖爲士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且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蕤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 琵琶錄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博物志

孫權使曹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眞以手彈之　名畫記○上有杜詩作颯誤　點蠅孫郎闕引中書輕內史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顏公廷誥曰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梁吳均齊諧記

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蒨

善畫人面與眞不別瓌今倩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瓌乃密使乳媼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其早死病亦徐差

愷之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續晉陽秋

將軍裴旻嘗請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爲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張僧繇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妄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 名畫記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鷹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 畫品

張乖崖鎮蜀雅聞孫知微欲一見之終不可致一日

聞在僧舍飲亟損車騎詣之即投閣遁去亦崖還朝
出劍閣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曰公所
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曰適一山人
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後爲知節守
成都與知微游處得其畫甚多爲解所服金帶贈之
即繫於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
孫思邈李太白也畫品

郭恕先仕於朝跅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
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圖蕭散簡遠
無塵埃氣子瞻爲之賛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

觀憑欄誰子空濛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畫品

子瞻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余如此然不惟竹也嘗記蜀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

吳廷紹爲太醫令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爲廷

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
延紹密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
鴣延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答曰
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
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江表志

于法開善醫術嘗行暮投主人妻産而兒積日不墮
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
羊膋裹兒出精妙如此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瀹
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

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其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

徐之才醫藥可稱神解嘗有一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病者言實曾如此之才爲割得蛤子二枚大如榆莢

梁武發熱服大黄姚僧坦曰大黄快藥至尊年高不

宜輕用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黄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黄芪防風煑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秦王俊有疾上馳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爲之柰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即發癇不可救也俊果數

日薨隋書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賜月餘累百金西京雜記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

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于䑶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汲志

兵策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巳

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獻白雉　太公金匱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亾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亾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亾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不救　韓非子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邉荆人輟行　韓非子

齊興師伐楚子發將師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淮南子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

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閒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閒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淮南子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淮南子

馬援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

蟣蝨而剔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

門頭有蝨者皆剔之 東觀記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

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

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

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黃巾羣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冰渡河多作陷冰

丸投河中賊衆遂潰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

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

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苑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師郡境以清

呂布請袁紹紹患之布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之陰令殺之布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 英雄記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引還 漢紀

魏武帝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退固守攻之不拔武帝欲還荀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進攻之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孫策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策新得江東所誅者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果爲刺客所殺 魏志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幷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

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仆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為恨郭沖三事

魯肅上代周瑜呂蒙謂之曰兄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對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膽氣頗自負好凌人今宜有以待之密為肅陳三策秘而不宣江表傳

樊伷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孫權召問潘濬

濬荅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權曰卿何以知之曰伷是南陽舊姓頗弄脣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伷昔為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吳志

吳朱然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魏書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

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爲先登盡持梏彼山越恃其善禁者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梏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抱朴子

劉琨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乗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懐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

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罵曰隴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舍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宗慤討林邑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奔毀因此潰

郎基字世業嘗征西為賊所圍糧仗皆盡乃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得圍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之

周文遣逵奚武覘齊軍三騎皆衣敵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則撻之具知敵情以告遂破之

檀祗于廣陵被賊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

司馬楚之從征蠕蠕有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賊將至矣

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掊坼之戰軍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無斃得乎是日中矢死

宇文忻追尉遲迥於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迥大敗

韋孝寬至相州伺尉遲迥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道悉令毀撤擁驛馬自隨又勑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芻粟迥遣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帳豐厚停留故不及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

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毋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

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行之循城而行郡守亦遁已二日北夢瑣言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絶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寰宇志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内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循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玉露

种世衡所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

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賜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爲富强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蘿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酧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開禧中敵常以水櫃敗我軍畢再遇夜縛藁人數千

衣以甲冑持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驚視亟放水櫝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之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賊又大敗玉豚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頗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晏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

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鶴林玉露

容止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如斗演孔圖○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斷菑○菑音思

暴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珮環玦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君子之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

馮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二寸

周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

陸閎字子春美姿容如王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魏陽元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爲相國參軍

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稽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在羣形之中自知非常之器

石苞字仲容雅曠有知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衛叔寶在羣伍中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咸曰誰家壁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壁人

王武子叔寶之舅嘗與叔寶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王濛美姿容甞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賣之嫗悅其美遺以新帽

孟覬與兄昶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
鄧粲晉紀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謝景滌年二十爲太子舍人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甞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儉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

效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

王景文美風姿袁粲歎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唐人詩云行王謝並風貌兩稱雙

袁愍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迫使步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褚彥回美儀貌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目送之宋明帝歎曰褚彥回能遲行緩

步便得宰相矣時以方何平叔

彥回與王彧謝莊等嘗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何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覩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　源起自敷

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節修儀範爲事至融風止

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衆觀成市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龔祈風姿端雅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幘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

言其兩反也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瘦而舉頋因跛而緩步
因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遠舉
止抑揚雍目之不覺内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行粲
即下席從容而出

溫子昇詣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
逋峭難爲

長孫儉爲荆州蕭詧遣使内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
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鐘大爲鮮

畢詣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曰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晏別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簡傲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諸葛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 零陵先賢傳

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劉智傳

謝朓輕江祏為人祏嘗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退詣纘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閒事

謝瀹嘗與劉悛飲推讓者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慙不能詩

孫子荆為驃騎參軍時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又心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張敷同省名家欲

省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留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坐敷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赳等失色去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當留請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蒼米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 國史纂異

崔信明蹈亢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時人弗許也一

月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數詩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

汰侈

吳王闔閭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旦食䱐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吳越春秋

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荃蘼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 郭憲洞冥記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兎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西京雜記

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蘤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西京雜記

郭況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拾遺記

馬融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梁冀大起第舍而妻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

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
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
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
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
恣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
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粧解上衣着內服或共裸
浴西域貢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靈帝裸游館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
澈乘船遊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奏招商之曲以來

涼風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凫千秋萬歲嘉難踰拾遺記

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拾遺記

甘寧以錦維舟或割棄以示奢侈吳志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

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王劭字敬祖永康初遷司徒驕奢有父風一日之供

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

色流蘇或用蜀地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小明光錦鄴中

記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

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縈金爲鳳凰釵有所召者不

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假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阮佃夫明帝時論功封建城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伎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放焉嘗中路遇劉休相要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畢備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客故造次便辦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績為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環造迎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嘗會宗室陳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巵數十枝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合稱是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紈霧縠不可勝數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貴

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曰御欲作

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　伽藍記

劉穆之性豪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

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嘗白武帝曰穆之家

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存約損而朝夕所須

微為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

劉琰在蜀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能為聲樂

悉教誦魯靈光殿賦

魚弘常語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

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輕塵

樓弱草白駒過隙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年高昌侃初起衡州於兩艖䑨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績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

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塡咽
侃嘗燕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孫德璉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
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塡門軒蓋不絕出鎮郢州
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
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蕭臨川宏奢侈過度居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人皆
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屧
直千萬

徐君蒨爲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豔語人多諷習尤長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翫悉以金銀閑門盡日酣飲有時載伎肆意遊行荆楚山川靡不遊踐時魚弘亦稱豪侈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爾朱文略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千人皆駿馬侯服

隋煬帝將雲定興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徧巖谷

裴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煬帝令東都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敕百官及百姓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延邀蠻夷就坐醉飽莫不嗟歎謂中國為神仙

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海中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

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掖潤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内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肴膳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淸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煬帝觀書處窗戸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爲閃電窗 南部煙花記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冪䍦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

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弦歌於上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僧曰水遞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山水脉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乃罷水遞 芝田錄

李昌夔在荊山打獵大脩裝具其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千人皆着紅繡襖錦鞍韉鳳靴銀鐙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劇康記

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苗以鳥羽擇米每庖中所棄其直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晉不下

節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塗壁號紫綃帳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唐蘇鶚演義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伎執板奏歌

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illegible]

東方朔初來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長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

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六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

戴叔鸞論議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爲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

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魏志

伏玄度在桓公府有文名孝武當大會伏與坐還下車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否爲人作父定何如

張賓謂昆弟曰吾智算識鑒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帝耳 崔鴻後趙録

燕主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矣囊底智足以取之終

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

王僧虔戒子誌曰王氏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王融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崔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王敬則王儉俱卽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

狂不可及姚氏英賢錄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illegible]進任瓊藹曰何如我

未進時

吳邁遠好自誇而蚩鄙[illegible]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

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

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

至於邁遠何爲者乎

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

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齊席毗清幹之士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

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彫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

顏氏家訓

游雅字伯度小名廣頭好自矜誇凌縱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素輕允允不以為恨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廣頭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旋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

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

孫搴學淺行薄邢卲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一萬

北齊崔㥄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堂

劉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頻丘李庶謂曰霸朝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輸庶之癡叔也

魏收云我視沈約正如奴 關東風俗傳

表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詩品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皮日休傲誕自號閒氣布衣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筯南

都撥心麵作槐葉溫淘糝以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鬭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一大快 志林

詆毀

劉荊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明帝時謗書謂臺中三狗睚眦不可當一狗憑默作蛆囊 三狗謂何晏鄧颺丁謐也 默謂曹爽小字謚尤阿爽

縣綿骨鄙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

隱若以元禮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孫盛與桓温牋州遣從事觀釆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

庾信至北唯愛温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孟顗事佛精懇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劉瑀出為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清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

向使裔帥以長力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
漢耳
劉秀之爲丹陽族子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秃
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
王奐爲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塗路人驅
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丘靈鞠肯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
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
餗
何尚之致仕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

尚之不能固志表淑乃録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焉

卞彬好飲仕不遂乃著蚤虱蝸蟲賦皆大有指斥又爲禽獸決録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要字謂呂文[illegible]爲猪謂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律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宦官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儒衡因

會公堂有青蠅集於爪忽怒擊之曰適從何處來
集於此一座愕然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內史號鳩集鳳池（朝野僉載）

排調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東方朔拔劒割肉
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
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何也朔免
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
何無禮也拔劒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

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有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罰之簡雍與先主游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私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私釀者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嘲澤澤不能荅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

張裔爲留府長史謂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

得休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人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弥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捶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晉陽秋）

苻堅與諸征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陸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齒跛一足故戲之）

殷淳與何勗共食淳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斂筯曰何無忌憚

盧詢祖初襲爵大夏男朝謂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爲晉陵令蒨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

荅人問所以曰劉猜之自餉晉陵令耳何謝奕事

湘東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邪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面試之因戲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

楊素與牛弘退朝候白日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輩爲牛羊下來邪

范曄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

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
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
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
疾所言悉以比朝士麝比虞仲文零藿比何尚之詹
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
合比慧琳沈實易和以自況也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丞二人皆言語曾論事移
時人吏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
道晴如此終日不和也 南部新書

李繪使梁與梁人爭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出自黃

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座皆笑

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旣奇大父亦不小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爲羽林將軍有殊眷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答云昔嫗行山中遇虎虎舉足示嫗見有芒刺爲拔之虎感奮而去及歸擲麋鹿狐兎於嫗家無虛日一旦忽擲死人入村人執嫗爲殺人嫗說前事得釋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莫更抛人來也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凡方姓貴人輒認爲親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遠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

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國朝傳記

宋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爲亞所親任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詼諧過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戶何弼笑而去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張師正倦游錄

盧肇就江西解試未送以啓謁試官曰巨鼇屭贔首冠蓬山試官曰昨恨以人數擠排焉得首冠蓬山邪肇曰頑石在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 摭言

假譎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韓非子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韓非子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 韓非子

清河胡常與翟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尊讓已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翟酺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荅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覩君表相似當應之僕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若慈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取來視之吏因為取章慈便敗之吏大

呼慈與語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吾凶禍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后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懸之于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 典論

宋孝武嘗與顏師伯樗蒲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

百萬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帝晏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旣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賓客罵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鯗美鮮麞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

陽鷙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瑩供資不足坐廢

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頼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麤

飲冷潑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衆或擿一姦吏或縱
一孤貧淺陋者皆稱其美

牛弘奏求遺書劉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
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下獄經赦免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已生年月託爲
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
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周武於雲陽寢疾召姚僧垣赴行在所柳昂私問曰
至尊脉何如曰天子上應天心當非愚臣所及若凡
庶如此萬無一全

姚崇天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素憾諷趙彥昭劾之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退衆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山上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鑿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

慕容彥超爲泰寧節度使好聚歛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紕漏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君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昔吾所亡者

紛縕也今子之衣褌縕也以褌縕當紡縕子豈不得哉 呂氏春秋

涓石梁好畏見巳之影以為鬼而驚死

桓帝侍中迺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雞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藥歸舍辭決家人哀泣莫知其故僚友求眡其藥出在口香咸嗤笑之 應劭漢官儀

桓帝時人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為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為記文自可為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

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邯鄲氏笑林

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檢界狼籍郡舍涵軒有奇巧載之以歸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逐蠅不能得去取筆壞而棄之　魏略

晉王與蜀後主禪晏作故蜀伎傷人皆爲感泣禪喜

笑自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
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對曰先人墳墓在蜀
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云云
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曰誠如尊命

王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
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恩所害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蝎於皿
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蝎一斗比曉得
二三升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

觀喜噱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東昏於苑中立店肆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
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勑虎
賁不得進大荆子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
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
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王昕好清言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
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見
文襄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

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有客姓吉詣何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袁淑嘗詰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

張融與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繆於决判時嘲之曰

說事卽掾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朝野僉載

游雅與陳奇爭論惡而黜之高允徵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寧黨小人也取奇注論語孝經焼於廷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後陷之於法

王起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為童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詔益仙韶院錢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耻也起賴其入不克遜　百官志

郭祚領太子少師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弱持一黄瓤出祚奉之時號祚黄瓤少師　後魏書

厙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幷州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誂擻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説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况行路 顔氏家訓

劉道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溱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

昔日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形問曰此何人在輿中韞曰正是我

郭弘霸為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紫語於[illegible]

皇甫湜卞急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背血流

東丹國長子突欲奔唐賜姓李名贊華工畫人物數

馬習舉子能爲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黄居難字樂地以擬白樂天

令狐綯爲相時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其族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温庭筠戲爲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名

元豐命楊傑定樂傑欲消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無舊鐘可校詔不許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刑之夕傑乃擇朴做鐘陳之一樂工不平夜潛易去明日輔

臣至傑厲聲曰朴鐘甚不諧使樂工叩之韻更佳乃大沮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 梅聖俞碧雲騢

惑溺

桀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斵其名於苕華之玉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竹書紀年

越謀滅吳育美女二人一夷光一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吳王目若雙鸞之在

輕霧 拾遺記　明郎西施鄭旦○袁光修

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建章未央長樂輦道相續使三婦知書者爲僕射大者領四百人小者領一二百人皆自然美麗不施粉黛 漢武故事

武帝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污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繫其袂閉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珮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 洞冥記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

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發痼疾乃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西京雜記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擅寵後宮　西京雜記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爲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

奮擊玉甌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曰留仙裙 飛燕外傳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飛燕外傳

荀奉倩娶曹洪女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傅嘏往弔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奉倩曰佳人難再得痛

悴不能已已歲餘亦亡

和士開說武成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

後主令狎客賦詩采其尤豔麗者爲曲調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孔張顏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毎瞻視盼睞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軒檻宮中望之飄飄若神仙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即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后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何佟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爾為水淫於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横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塵褥

李後生寵小周后嘗於群花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牙雕繪華侈而制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

其中他寵嬖莫與也　南唐書

李納性卞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寛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以答取子布筭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録文案

焦氏類林卷之六